

墨

子

閒

話

墨子閒詁卷四

瑞安孫詒讓

兼愛上第十四

邢昺爾雅疏引尸子廣澤篇云墨子貴兼畢云恚好之字作恚从欠

者行兒經典通用此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句焉能

治之王引之云言知亂之所自起乃能治之也顧云三焉字皆下屬案王顧讀是也焉訓乃說詳親

篇七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

疾者然小爾雅廣詁云攻治也必知疾之所自起句焉能攻之

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必知

亂之所自起句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

治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

當察亂何自起當讀爲嘗同聲段借字荀子君子篇

先祖當賢楊注云當或爲嘗孟子萬

章篇是時孔子當隱說苑至公篇引當隱作嘗院是其證嘗試也下篇云姑嘗本原若眾害之所自生語

此同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

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故意林引弟自愛不愛兄故

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作欲下同舊衍自字今依道

皆無自字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

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

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

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

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爲盜賊者亦然盜愛

其室不愛其異室王云下句不當存其字蓋涉上下

皆無其字是其證文而衍下文不愛異家不愛異國

意林引無其字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

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俞云兩人字下並奪身字本

作賊愛其身不愛人身故賊

八身以利其身方與上句一律下文云視人身若其
身誰賊亦以人身其對言中篇云今人獨知愛其
身不愛人之身是以身不憚舉其身也此何也皆起不
賊人之身並可證人下常有身字也

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

夫各愛其家舊本無其字畢云一本云愛其家詒不讓案以下文校之有者是也今據增

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其家舊本無其字畢云一本云利其家詒讓案以下

交校之亦當有其字今據增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

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物亦事也言天下之亂事畢盡

於此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

若愛其身句首愛字舊本猶有不孝者乎視父兄與

君若其身舊本猶有以視父若其身十一字今案

當於父下猶有弟猶下文以無不慈咳無不惠不和也

咳無不忠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請亂也可證王因下

云不孝故但補父而不及兄與君則與下無不慈之

兼子弟臣言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弟子與臣

者不相對矣王云舊本脫故

若其身惡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不慈有四字畢

據下文補有字今以上下文考之當作故不孝不慈

凶有不孝不慈凶有總承上文而言下文曰故盜賊

攻國者亡有與此文同一例今補猶有盜賊乎故視

人之室若其室疑衍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

賊凶有畢云二字舊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

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

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若使天下

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

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

爲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交

相惡則亂舊本脫交字王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

據下二篇補

愛人者此也

兼愛中第十五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爲事者必興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爲事者也然則天下之利何也天下之害何也子墨子言曰今若國之與國之相攻家之與家之相篡

說文云部云并而奪取曰篡

人之與人之相賊君

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調此則天下之害

也然則崇此害亦何用生哉

俞云崇字無義乃察字之誤何用生者何以生

也一切經音義卷七引蒼頡篇曰用以也詩桑柔篇逝不以濯尚賢篇引作鮮不用濯卽其證也言國與國相攻家與家相篡人與人相賊以及君臣父子兄弟之不惠忠不慈孝不和調當察其害之何以生故曰然則察此害亦何用生哉上篇曰當察亂何自起與此同義案俞說是也蘇云用疑當作由非以不相愛生邪乃反言以問之起子墨子之正對也下

篇云姑嘗本原若眾害之所自此胡自生此自愛人
利入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又云
姑嘗本原若眾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
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皆以反
言發問而起正對正與此同子墨子言以不相愛生
若如今本則文義複沓矣

今諸侯獨知愛其國不愛人之國是以不憚舉其國

以攻人之國今家主獨知愛其家

家主謂卿大夫也周禮春官敘官鄭

注云家謂大夫所食采地又大宰鄭眾而不愛人之

注云主謂公卿大夫世世食采不絕者家是以不憚舉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獨知愛其身

不愛人之身是以不憚舉其身以賊人之身是故諸

侯不相愛則必野戰家主不相愛則必相篡人與人

不相愛則必相賊君臣不相愛則不惠忠父子不相

愛則不慈孝兄弟不相愛則不和調天下之人皆不

相愛強必執弱

以下文校之此下疑

富必侮貧貴必

敖賤畢云敖一本作傲此傲字假音詐必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其

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既以非之

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

然則兼相愛交相利之法將柰何哉子墨子言視人

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

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

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

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

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自君臣相愛以下至此凡四十字舊本誤入下文今天下

之士之下王移置於此是也今從之貴不敖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

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愛生也是以仁者譽之然而

今天下之士自貴不敖賤以下至此凡三十八字舊本誤入上文君臣相愛之上王移置於

此又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愛生也是
以仁者譽之舊本脫去以相愛生也是六字王據上
文云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
生也是以仁者非之補六字是也今並從之君子
曰王云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爲一句舊本君子
誤下交云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爲一句舊本
校是也舉本作子墨子曰王引之云乃雖然天下之難物子
句乃若兼則善矣若轉語詞也雖然天下之難物子
故也爲舊本作於今據道藏本正俞云於故二字當
若兼則善矣雖然不可行之物也今衍於故二字則無
其爲難物故爲難行非物也今衍於故二字則無
義矣案于故雖難通然非物也今衍於故二字則無
字文王世子云況于其身以善其君子鄭往于讀爲
迂是其證故者事也迂故言迂遠難行之事尚同中
篇云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
無他故異物焉此云難物迂子墨子言曰天下之士
故與他故異物文例正同子墨子言曰天下之士
君子特不識其利辯其故也俞云辯其下脫害字下
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是其利也惡人者人必從
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是其害也案害字似

不必增今若夫攻城野戰殺身爲名此天下百姓之所

皆難也苟君說之則士眾能爲之況於兼相愛交相

利則與此異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

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

害之此何難之有特上弗以爲政士不以爲行故也

昔者晉文公好士之惡衣畢云太平御覽引作服故文公之臣

畢云太平御覽引作大夫二字皆詩小雅苕之華云牂羊

也畢云爾雅韋以帶劍畢云舊作錢據太平御覽改

云羊牝牂韋以帶劍畢云舊作錢據太平御覽改

東方朔傳云孝文皇帝以韋帶練帛之冠過篇畢云

劍顏注云但空用韋不加飾練帛之冠厚縮後漢書

二年傳衛文公大帛之冠杜注云大帛厚縮後漢書

馬皇后傳李注入以見於君出以踐於朝祝於字王

云大練大帛也入以見於君出以踐於朝祝於字王

據上句補畢云淮南子齊俗訓云晉文君大布之衣

牂羊之裘韋以帶劍威立于海內王云練帛之冠下

畜有大布之衣且直之履八字而今本脫之上文曰

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此但言冠而不言出以踐於朝則

不合且以見於君是總承上文而言其履四字則踐字

傳指且直之履而言今本脫且其之裘練帛之是其

義不可通下篇曰大布之衣絺之朝是其證

冠且直之履入見文公出以踐之朝是上脫能字下

故何也君說之故臣爲之也君說之故臣能之也楚

下脫爲字前文曰荀君說之則衆能爲之皆其證昔者楚

後文曰若荀君說之則衆能爲之皆其證昔者楚

靈王好士細要楚靈王好細腰而國多餓人詒讓案

晏子春秋外篇云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後漢

非子二柄篇云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後漢

書注疑涉彼故靈王之臣故字畢本規今皆以一飯

爲節畢云太平御覽引此一節三詒讓案戰國策楚

食馮而後能立式而後能起吳師道校注引此云脇

楚靈王好士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爲節與御覽同脇

息然後帶畢云脇舊作腋注引亦不誤扶牆然後起

兩然字戰國策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畢云黧非古

校注引並作而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畢云黧非古

氏春秋行論云禹官爲司空以通水潦顏色黎黑只

作黎玉篇云薰亦作黎色舊本作危王引之云危與

薰黑二字義不相屬危當爲色人瘦則面色是其故

何也當作何今據正蘇云君說之故臣能之也能下王

字說昔越王句踐好士之勇教馴其臣馴讀爲訓

合之此三字無義疑當焚舟失火舟非藏寶之所御

作自焚其室疑舟當爲內謂寢室呂氏春秋用民

篇云句踐試其民於寢宮民爭人水火死者千餘矣

遽擊金而卻之劉子新論閔武篇同韓非子內儲說

上篇亦云焚宮室並與此事同內舟形近而譌非攻

中篇御覽引作焚其室竊疑本當作焚舟室越絕外

傳記越地傳云舟室者句踐船宮也蓋卽教舟師之

地故下篇云伏水火而死者不可勝數也言或赴火

或臨水死者甚眾也後人不喻舟室之義則誤則舟

字校本書者又刪室字遂致歧互矣案黃說亦通

試其士曰越國之寶盡在此越王親自鼓其士舉本

鼓云鼓擊之字从支鐘鼓之字从攴案周禮小師鄭

注云出音曰鼓此與六鼓之鼓字同而義小異經典

凡鐘鼓與鼓擊字通如此作說文支部雖別有鼓而

進之畢云舊此下士聞鼓音破碎亂行碎疑萃之借

之謂穆天子傳七萃之士郭璞注云萃集也聚也蓋

凡卒徒聚集部隊謂之萃破萃亂行皆謂凌躐其曹

伍爭先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餘畢云太平御覽

引云越王好士

勇自焚其室曰越國之寶悉在此越王擊金而退之

是故子墨子言曰乃若夫少食惡衣殺身而爲名引

之云乃若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若苟君說之則

眾能爲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愛人者人

亦從而愛之利人者人亦從而利之惡人者人亦從

而惡之害人者人亦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焉特士

不以爲政而士不以爲行故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

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不可行之物也譬若挈

太山越河濟也

淮南子倣真訓高注云挈舉也孟子梁惠王篇云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

日我不能是誠不能也與此語意相類畢云此濟字當爲沛卽出山西垣曲縣王屋山之流水也从齊者

石濟水出直隸贊皇縣也子墨子言是非其譬也夫挈太山而越

河濟可謂畢劫有力矣淮南子覽冥訓云體便輕畢高注云畢疾也劫於義無取

疑當爲劫之誤廣韻十八點云劫用力也或當爲勁下篇及非樂上篇並有股肱畢強之文勁與強義亦

同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況乎兼相愛交相利

則與此異古者聖王行之何以知其然古者禹治天

下西爲西河漁竇書禹貢黑水西河惟雍州又云浮于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於渭泗

爲孔傳云龍門之河在冀州西孔疏云在冀州西界故謂之西河王制云自東河而東至於西河千里而

近是河相對而爲東西也畢云西河在今山西陝以西之界漁竇疑卽龍門詒讓案漁疑卽渭之誘以

泄渠孫皇之水畢云未詳其水詒讓案此章所舉江

氏九州川浸澤藪之名此渠孫皇亦必雍州大川澤之一以曠方攷之疑當作蒲弦釋卽雍州澤藪之弦

蒲也鄭注云弦蒲在洲鄭眾云弦或為汧蒲或為雍州
 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西北入渭蒲渠字並從水旁因致
 弦蒲蘇汧水出西北入渭蒲渠字並從水旁因致
 誤弦正字作弣亦類孫守澤作皇者澤禪書澤山集
 畢或棍作皋史記天官書澤字作澤封禪書澤山集
 解引徐廣云澤一作皋左襄十七年傳澤禪書澤山集
 澤或作皋皆其證也顏元孫干祿字並絕相似故傳寫
 通作皋漢孔彪碑又作皋與皇字並絕相似故傳寫
 譌互矣據漢志弦而蒲谷鄉與弦中谷合而名澤故
 債可泄此澤之水而蒲谷鄉與弦中谷合而名澤故
 弦蒲亦可此澤之水而蒲谷鄉與弦中谷合而名澤故
 義弦蒲亦可此澤之水而蒲谷鄉與弦中谷合而名澤故
 說文官部云防隄也周禮稻人云以防北為防原派
 名無攻畢云防隄也周禮稻人云以防北為防原派
 云孤水起鴈門凌人戊山東北入海注后之邱讀畢
 卽屬上句非此舉其原下又詳其委也注后之邱讀畢
 注屬上句非此舉其原下又詳其委也注后之邱讀畢
 疑卽職方氏并州澤藪之昭本祁也爾雅釋地十藪
 燕有昭職方氏并州澤藪之昭本祁也爾雅釋地十藪
 相通昭作後者疑省引孫炎本祁也爾雅釋地十藪
 轉漢書地理志太原郡祁九澤在祁縣東七里音亦相
 余祁并州藪在今太原郡祁九澤在祁縣東七里音亦相
 賈職方氏并州藪在今太原郡祁九澤在祁縣東七里音亦相
 賈書地理志亦作虜池禮記禮器作惡池注云惡當

爲呼聲之誤也。呼字同戰國策秦韓中山策並作
呼池畢云卽摩沱河出今山西繁峙縣古無池字卽
沱異文故此亦以池爲花也。顧云寶卽瀆酒爲底柱
字周禮大宗伯往四寶釋文本亦作瀆。酒爲底柱
酒與下文灑同當讀所宜反底當作底禹貢東至于
辰柱爲孔傳云底柱山名河水分流通包山而過山見
水中若柱然在西號之界酒卽謂分流也。畢云說文
云灑汎也。酒假音字水經云砥柱山在河東大陽縣
東河中括地志云底柱山俗云砥柱山在河東五
十里黃河之中案在今山西平陸縣東五十里三
門山鑿爲龍門。畢云水經云龍門山在同州韓城縣
東五十里山在今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畢云
北五里山在界以秋之廣莫于晉爲都廣卽少
河律韓城二縣界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畢云
攻中作貉是疑左傳云秋之廣莫于晉爲都廣卽少
廣莫卽貉也。案畢說非也。貉貉之俗說文豸部云貉
北方豸種也。職方氏有九貉漢書高帝紀顏注云貉
在東方三韓之屬皆貉類也。考工記鄭注云胡今
匈奴東方漏之陸以上下文例校之東方當作爲與
作漏大陸淮南子本經訓說禹治水云鴻水漏九州
乾言大陸之水漏而乾也。畢讀漏之陸防句云陸防
疑卽大陸在今山東鉅鹿也。畢讀諸之澤禹貢豫州導
縣案畢說不誤而讀則非防孟諸之澤禹貢豫州導

史記夏本紀作明都漢書溝洫志作盟諸職方氏云
青州其澤數曰望諸爾雅釋地云宋有孟諸此與
雅字同漢書地理志云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
云釋在今山東虞城縣西北十里孟諸臺接商邱
縣界水經云明孟諸都澤在梁郡睢
陽縣東北明孟諸都澤在梁郡睢
爾雅云水注溝曰澮說文以澮為九澮字之假音
河也詒讓案灑灑字通漢書溝洫志云禹迺釀
以引其河注孟康云灑灑字通漢書溝洫志云禹
河渠書釀作廡索隱云灑灑字通漢書溝洫志云
灑字從水韋昭云灑灑字通漢書溝洫志云灑
漢書司馬相如傳決江疏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
也所宜反淮南子要略以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
云禹別河而道九岐以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
蓋言限也玉篇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
禹於是疏河決江為彭蠡之障乾東土所活者千
百以冀州之民爾雅釋地云兩河間曰冀州說文
國以利冀州之民爾雅釋地云兩河間曰冀州說文
土為冀州穀梁桓五年傳云冀北方州也案古通以中
州楊士勛疏云冀州者天下之中州唐虞夏殷皆都
焉逸周書嘗麥篇云冀州者天下之中州唐虞夏殷皆都
冀州晏子春秋問上篇云在大國有殷是威厥邑無類於
形訓云正中冀州曰中土高注云冀州淮南子墜
故曰中土又覽冥訓注云冀九州中謂今四海之內

山海經大荒北經郭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

注云冀州中土也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

之志同淮南子要略云禹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

而定東海職方氏揚州其浸五湖鄭注云五湖在吳

南國語越語韋注云五湖今太湖此云注五湖蓋專

據江漢言之水經沔水酈注云南江東注於具區謂

引五湖翻說太湖謂長蕩湖太湖射湖貴湖瀾湖也

釋五湖名多差異要不出太湖之枝別今不具論畢

行五百餘里今案江吳曰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也周

皆瀨此胡也以利荆楚干越善作楚荆越與楚干越

選注改王云畢改非也文選江賦注本南作荆楚干越

之民干古寒反今本墨子作楚荆越與南夷之民也

誤倒荆楚二字又脫干字若與南夷之與則不誤

墨四

九

學篇曰干越夷貉之子楊倬曰干越猶言吳越淮南

原道篇曰干越為二國若春秋之於越卽是越而以於為

越也干越為二國若春秋之於越卽是越而以於為

發聲與干越不同劉台拱云干與哀九年左傳吳城

邗溝通江淮之邗同案王劉說是也干邗之借字說

文邑部云邗國也今屬臨淮一曰邗本屬吳管子內

業篇云昔者吳干戰據管子說則吳干本二國與南

後干為吳所滅遂通稱吳為干故此云干越矣與南

夷之民荆五湖在越也此言禹之事吾今行兼矣昔

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篇下

引作秦誓蘇云此與秦誓略同疑有晚誤詒讓案今

偽古文卽采此書偽孔傳云言其明德齊塞四方明

著岐周義不為大國侮小國不為眾庶侮鰥寡不為

互詳下篇暴勢奪穡人黍稷狗彘畢云說文云畜悲濇也从來

謂之畜夫天屑臨文王慈以上疑並出古泰誓今偽

稽與畜通漢書馬廖傳李注云屑顧也畢是以老而無子者有

云漢書武帝紀云屑然如有聞畢云連同鰥音相近字

所得終其壽連獨無兄弟者之異也經典或作亮或

作傳皆假音王引之云無兄弟不得謂之

三字聲與連皆不相近畢說非連與獨文義不倫

疑當作遠與連相似而誤遠猶也故以連獨連文

莊子大宗師篇彼化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况其

卓乎郭注曰卓者獨化之謂也蹇者獨任一足故謂之

卓而行玉篇遠角切蹇也蹇者卓爾不羣說苑君道

卓遠與卓通漢書河間獻王傳卓爾不羣說苑君道

卓遠與卓通漢書河間獻王傳卓爾不羣說苑君道

卓遠與卓通漢書河間獻王傳卓爾不羣說苑君道

卓遠與卓通漢書河間獻王傳卓爾不羣說苑君道

卓遠與卓通漢書河間獻王傳卓爾不羣說苑君道

卓遠與卓通漢書河間獻王傳卓爾不羣說苑君道

卓遠與卓通漢書河間獻王傳卓爾不羣說苑君道

卓遠與卓通漢書河間獻王傳卓爾不羣說苑君道

卓遠與卓通漢書河間獻王傳卓爾不羣說苑君道

卓遠與卓通漢書河間獻王傳卓爾不羣說苑君道

卓遠與卓通漢書河間獻王傳卓爾不羣說苑君道

卓遠與卓通漢書河間獻王傳卓爾不羣說苑君道

吾將安放此文王之事乎上下亦當有言字則吾今行

兼矣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廣雅釋詁云將行也

望畢云隧或為陳穆天子傳云鈿山之隊玉篇云隊

以鮮切獨地通路也或作翻案隊隧字皆說文隴字

祀山川或初述守岱宗禱神之辭非伐紂時事也

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偽古文書武成襲此

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孔疏云天后土

有告神求助不得節以謙辭也稱曾孫者曲禮說諸

侯自稱之辭云臨祭祀外事曰曾孫某侯某

左傳蒯瞶禱祖亦自稱曾孫大事既獲小爾雅廣言

皆是已承籍上祖奠享之意

仁人尚作說文起也

獲仁人敢云承作起也

為孔傳云仁人謂太公周召之徒言誅紂敬承天意

或以絕亂路案周語云以振救民

得仁人以拯救中國及四夷之民

帝失其惜矣醜貉者九貉類眾多爾雅釋詁

也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

蘇云醜眾

泰誓篇

若作如藹方有罪作百姓有過維作在論讓案僞古
文泰誓卽誤采此文僞孔傳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
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民之有過在我教不至又論
語堯曰篇云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
人集解孔安國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
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又說苑貴德篇云武王
克殷問周公曰將柰其土眾何周公曰使各宅其宅
田其田無變舊新惟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尚
書大傳韓詩外傳淮南子主術訓文並略同羣書治
要引尸子綽子篇云文王曰苟有仁人何必周親則
以爲文王語與墨此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兼矣是故
子韓詩說苑並異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富畢云

本作中舊云士富上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

亂當兼相愛交相利此聖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

可不務爲也

兼愛下第十六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

下之害然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爲大曰若大國之

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劫弱眾之暴寡詐

之謀愚貴之敖賤畢云敖一本作傲此天下之害也呂氏春秋侈樂

篇云故疆者劫弱眾者暴寡勇者凌又與爲人君者

之不惠也又與舊本作人與王云人與當依下文作

也云云若如也此文兩言又與亦謂又如也畢反臣

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

下之害也又與今人之賤人王云今下執其兵刃毒

藥水火以交相虧賊此又天下之害也姑嘗本原若

眾害之所自生舊說此字今依此胡自生此自愛人

利人生與卽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分名

乎天下惡人而賊人者兼與別與卽必曰畢云舊脫

文別也然卽之交別者

卽則同交別
猶言交相別

果生天下之大

害者與是故別非也子墨子曰

俞云此本作是故子
墨子曰別非也下文

是故子墨子曰兼是
也爲此爲對文可證

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

無以易之譬之猶以水救火也

畢云一本作火救水
顧校季本同蘇云火

救水是也當據改俞云以水救火何不可之有畢校

云一本作火救水然墨子此譬本明無以易之之不

可若水火是相反之物無論以水救火以火救水皆

是有以易之與設喻之旨不合疑墨子原文本作借

以水救火以火救火也故曰其說將必無可今本

作水救火別本作火救水皆有脫文案俞說近是其

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然卽兼之

可以易別之故何也曰藉爲人之國若爲其國夫誰

畢云

獨舉其國以攻人之國者哉爲彼者由爲己也

由同

猶爲人之都若爲其都夫誰獨舉其都以伐人之都

者哉爲彼猶爲己也爲人之家若爲其家夫誰獨舉

其家以亂人之家者哉爲彼猶爲己也然卽國都不
相攻伐人家不相亂賊此天下之害與天下之利與
卽必曰天下之利也姑嘗本原若眾利之所自生此
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卽必曰非然也必曰從
愛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愛人而利人者別與兼與
卽必曰兼也然卽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與
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且鄉吾本言曰畢云鄉屬字
畢不久也鄭君注
儀禮云曰鄉曩也仁人之事者舊本事謂是今
據道藏本正必務

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
下之大利者也舊本攷今據
道藏本補吾本原別之所生天下

之大害者也是故子墨子曰別非而兼是者出乎若

方也樂記鄭注云方猶道也
畢云乎舊作平以意改今吾將正求與天下之

利而取之

蘇云與當作興

以兼爲正是以聰耳明目相與視

聽乎

舊本是以下衍故字今據道

是以股肱畢強畢與中篇

云畢劫有

相爲動宰乎

畢云舊動下有爲字一本無

力義同

而有道肆相教誨

爾雅釋言云肆力也

篇云使人之股肱助己

而有道肆相教誨爾雅釋言云肆力也

文選東京賦駸庸孔肆薛綜

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

注云肆勤也言勤力相教誨

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

也詳七患及非

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

命下篇下並同

長其身今唯毋以兼爲正舊本今誦令蘇云令當作

作今今

卽若其利也

戴云若不識天下之士作事一

本如

所以皆聞兼而非者非下當其故何也然而天

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卽善矣雖然豈可

用哉子墨子曰用而不可雖我亦將非之雖我舊本作難哉王

云難哉二字與下文義不相屬難哉當為雖我字之誤也言兼愛之道如其用而不可則雖我亦將非之也下文曰我以為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者必從兼君是也是其證案王說是也蘇校同

今據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為

正士王引之云誰字義不可通誰當為設言設為二

字作誰二形畧相使之各執一說也隸書設字作設誰

似故設誤為誰使其一士者執別使其一士者執

兼是故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為吾友之身若為吾身

為吾友之親若為吾親是故退睹其友飢即不食寒

即不衣陳澧云此謂友飢而不餽疾病不侍養死喪

不葬埋畢云當為葬說文云葬瘞也玉別士之言若

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為高士

於天下者必為其友之身若為其身為其友之親若

為其親然後可以為高士於天下

舊說於字畢云一本有案有者是也

今據是故退睹其友飢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

之死喪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若之二士者

言相非而行相反與舊本無士字舉云一當使若二

士者王引之云當與儻同若此也言儻使此二士之

膏之借字詳上篇戴云言必信行必果使言之合

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有平原廣

野於此被甲嬰冑漢書賈誼傳顏注云嬰加將往戰

死生之權權疑當未可識也又有君大夫之遠使於

巴越齊荆左傳桓九年杜注云巴國在巴郡江州縣

為侯伯周武王克商封其宗姬於巴齊之以子七國

稱王之因取巴執往來及否未可識也三字王云此當

王以歸置巴郡往來及否未可識也然即敢問不識將惡也俞云

案王校是也今據刪然即敢問不識將惡也惡下

既從字將惡從也猶云將何從也下文口不識將擇
 之二君者將何從也是其語蘇云句有脫誤也字疑
 當作託戴云也字乃宅之誤二形相似宅居也或云
 侂字誤侂即託案俞校近是據此則下文家室上當
 有脫文下云寄託則此家室奉承親戚錢大昕云古
 不當云託蘇戴說非
 親戚大戴禮記曾子疾病篇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為
 孝孟子盡心篇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案錢說
 是也亦見節葬
 下非命上中論提挈妻子而寄託之不識於兼之有
 是乎於別之有是乎戴云有字皆友之聲誤我以為當其於此
 也我舊本講哉王云哉亦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
 也當為我蘇校同今據正
 之人必寄託之於兼之有是也此言而非兼擇即取
 兼即此言行費也畢本費改拂云舊作兼費一本如
 大雅皇矣篇四方以無拂鄭箋曰拂猶危也中庸君
 子之道費而隱注曰費猶危也釋文費本又作拂同
 扶弗反是其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
 證顧說同
 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

意可以擇士而不可以擇君乎

舊本作子王云子當爲乎字之誤也乎與

意文義相承下文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姑嘗兩而進

之誰以爲二君文誰亦當依上使其一君者執兼使其

一君者執別其字舊本有與上句同今據補本是故別君之言曰

舊本說今據道藏本補據吾惡能爲吾萬民之身若爲吾身舊本

字今據道藏本補此泰非天下之情也畢云泰一人之生乎

地上之無幾何也譬之猶駟馳而過隙也三年問云

隙鄭注云喻疾也莊子知北遊篇云人生天地之間

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釋文云卻本亦作隙隙孔

也又盜跖篇云天與地無窮人死有時操有時之

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而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畢

本隙改卻云卻舊作隙據文選注引作却云古隙字

却即卻也說文云隙壁際孔也卻節卻也節卻言節

之會亦際縫之意皆通是故退睹其萬民飢卽不食

詒讓案隙卻通不必改

寒卽不衣疾病不待養死喪不葬埋別君之言若此

行若此兼君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爲明君於

天下者必先萬民之身

畢云先舊作萬一本如此

後爲其身然後

可以爲明君於天下是故退睹其萬民

畢云舊脫其字以意增

飢卽食之寒卽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君

之言若此行若此然卽交若之二君者

戴云然卽交三字無義當

是衍文案以上文校之

疑當作然卽交兼交別

若之二君者今本交下

非而行相反與常使若二君者

蘇云據上文常宜作當案常王亦讀爲儻

疑當讀爲嘗詳前

言必信行必果使言之合猶合符節也

無言而不行也然卽敢問今歲有癘疫萬民多有勤

苦凍餒

畢云當作餒

轉死溝壑中者

孟子公孫丑篇云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

轉於溝壑趙注云轉轉尸於溝壑也

國語吳語云子

之父母將轉於溝壑韋注云轉入也

逸周書大聚篇

云死無傳尸淮南子主術訓作轉

尸高注云轉棄也案高

說爲允

既已眾矣不識將

擇之二君者將何從也我以為當其於此也天下無

愚夫愚婦雖非兼者者舊本作君王校改者云涉上文兼君而誤案王校是也今

據必從兼君是也言而非兼擇即取兼畢云舊字舊

索畢校是也然以上文校之下句首仍當有即字因兩即相涉而誤拔耳此言行拂也不

識天下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

之士非兼者之言也猶未止也畢云猶舊作獨一本如此曰兼即

仁矣義矣雖然豈可為哉吾譬兼之不可為也猶挈

泰山以超江河也畢云泰一本作太論議案中篇作譬若挈泰山越河濟也泰亦作太

非攻中篇備梯篇又並作大山故兼者直願之也夫豈可為之物哉

子墨子曰夫挈泰山以超江河自古之及今蘇云之字衍

生民而來未嘗有也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

聖六王者親行之下文止有四王此六疑四篆文之誤下同何知先聖六

王之親行之也

畢云何

御覽引有以太平

子墨子曰吾非與之

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於竹帛鏤

於金石琢於槃盂

文選廣絕交論李注引云琢之盤盂銘於鍾鼎傳於後世疑兼用魯

問篇文呂氏春秋求人篇云功績銘乎金石著於盤

孟高注云金鍾鼎也石豐碑也盤盂之器皆銘其功

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

于詒讓案天志中非命下及

皆作遺劉引非泰誓曰

中下同篇並作大誓此作泰與

費義魯問四篇

今僞孔本同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

疑後人所改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

于舊本並作於今據道藏本改畢云孔書云唯我文

考若日月之照臨光於四方顯於西土孫星衍云乍

古與即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

兼照天下之無有私也即此文王兼也雖子墨子之

所謂兼者

雖與唯通

於文王取法焉且不唯泰誓爲

然唯舊本作惟今

雖禹誓

畢云大禹謨文云禹誓者禹之所誓也詒讓案今大

據道藏本改

禹謨出偽古文卽采此書爲之惠棟云皋陶謨言苗頑勿卽功則舜陟後禹當復有征苗誓師之事卽

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眾濟孔安國云濟濟衆盛之貌咸聽朕言畢

孔書非惟小子政行稱亂孔安國云稱舉也畢云孔

作命非惟小子政行稱亂書無此八字蘇云二語今

見湯誓爾雅釋訓云蠢蠢不遜用天之罰畢

惟作台爾雅釋訓云蠢蠢不遜用天之罰畢

惟作台爾雅釋訓云蠢蠢不遜用天之罰畢

惟作台爾雅釋訓云蠢蠢不遜用天之罰畢

惟作台爾雅釋訓云蠢蠢不遜用天之罰畢

惟作台爾雅釋訓云蠢蠢不遜用天之罰畢

惟作台爾雅釋訓云蠢蠢不遜用天之罰畢

惟作台爾雅釋訓云蠢蠢不遜用天之罰畢

惟作台爾雅釋訓云蠢蠢不遜用天之罰畢

惟作台爾雅釋訓云蠢蠢不遜用天之罰畢

辭責之用幣而巳此下文亦云以祠說於上帝鬼神
若然則說禮殷時巳有之論語堯曰湯誓與此下文
云墨子引湯誓國語周語內史過引湯誓與此下文
畧同韋注云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
則巳散亡矣案孔安國引此作湯誓或兼之湯曰畢云
據國語文尙賢中篇引湯誓今書亦無之湯曰畢云
詰惟予小子履論語堯曰篇無惟字孔注云履殷湯
文時事白虎通義三正篇及周語韋注說同然據此
後乃有商履代與白虎通義說蓋誤大戴禮記少間篇
名爲子孫法本名履也畢云孔書作肆台小子後更敢
用玄牡告於上天注云殷家尙白未變夏禮故用
玄牡皇太后君也注云大君帝謂天帝也白虎通義三
正篇云論語曰予小子履云此湯伐桀告天以夏
之牲也與論語孔注說同書湯誥孔疏云鄭玄解論
語云用玄牡者爲舜禹事於時總告五方之帝莫
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其意與孔異國語周語又詩
嘉禹脗以天下章注亦引論語帝臣不蔽二語又詩
閔宮孔疏云論語曰皇引論語帝臣不蔽二語又詩
宜總祭五帝也並從鄭皇引此爲禹事與墨子尸子
異御覽八十三引帝王世紀載此文作上天神后曰
后土疑此下亦批土字畢云孔書作上天神后曰

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

帝王世紀云湯自伐桀後大旱七年禱于桑林之社其辭

如此畢云詳此文是湯禱

未知得罪于上下

畢云孔

知獲戾有善不敢赦簡在帝心

論語集

於上下有善不敢赦簡在帝心

云順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赦何晏云言桀居帝位

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案論語作帝

爾有善朕弗敢蔽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

之心故也孔傳云所以不蔽善人弗敢已罪以其簡在天

閱其善惡也畢云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

皆與孔書微異云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

及萬方我身之過羣書治要引尸子綽子篇云湯曰

朕身有罪無及萬方朕躬朕躬有罪朕身受之帝王世紀

云萬方有罪無及萬方朕躬朕躬有罪朕身受之帝王世紀

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並與此文小異畢

云俱與孔書微異孔安國注論語有罪不敢赦帝臣

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

朕躬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國語周語內史過引

湯誓云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予一人

詒讓案偽湯誓云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

有罪無以爾萬方孔傳云在予一人即此言湯貴為

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為犧牲以祠說于上

帝鬼神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

一人有罪無及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

之身為犧牲用祈福於上帝與此文合則湯說即禱

桑林之辭也御覽八十三引尸子及帝王世紀說與

呂畧即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湯取法

焉且不惟誓命與湯說為然誓命依上文當作禹誓

而注云古禹字此書多古字蓋亦作命與命相似周詩

即亦猶是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

不黨不偏蘇云見書洪範篇四不字作無茲稱周詩

蕩無黨無偏或有據論讓案洪範云蕩蕩言開闢平

言辯治呂氏春秋貴公篇高注云蕩蕩平易也史記

張釋之馮唐傳說苑至公篇引書無並作不與此同

古詩書亦多互稱戰國策秦策引詩云大武遠宅不

涉即逸周書大武篇所
云遠宅不薄可以互證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之

所履小人之所視蘇云詩大東篇作周道如砥其直

云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仍作砥與毛詩同小雅大

東毛傳云如砥貢賦平均也如矢賞罰不偏也鄭箋

云此言古者天子之恩厚也君子皆法儀而履行之

其如砥矢之平小人又皆視之共之無怨孟子萬章

篇引詩砥亦作砥字通趙注云砥平矢直視比也周

道平直君子履直道小人比而則之案底道據本作

底譌說文厂部云底柔石也重文作砥又厂部若吾

言非語道之謂也古者文武為正正與均分賞賢罰

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呂氏春秋高義篇即此文

武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武取法焉不識

天下之人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

下之非兼者之言猶未止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為

孝乎蘇云忠當作中讀去子墨子曰姑嘗本原之孝

子之爲親度者吾不識孝子之爲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

蘇云意讀加以說抑下文亦然

觀之卽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卽吾惡先從事卽得

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

親乎

愛利上當有以字

意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

俞云惡下說賊字當

據上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卽必吾先從事乎

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然卽之交

孝子者

之交孝子猶上云交兼交別

果不得已乎毋先從事愛利

人之親者與意以天下之孝子爲遇

遇當爲愚同聲假借字畢云一

本作而不足以爲正乎姑嘗本原之

善本說此字今據道藏本補

先王之所書

所字疑衍尚同中篇云是以先王是其所書周烈之道之玉是其語大雅之

所道曰無言而不讐無德而不報

大雅坤毛傳云謹用也鄭箋云教合

之出如賣物物善則其售價貴物惡則其售價賤蘇云大雅抑篇無兩而字

之以李鄭菱云此言善往則善來人無行而不得其報也投猶擲也即此言愛人

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不識天下之士所

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善本兼作愛識今據道藏本正意以

爲難而不可爲邪嘗有難此而可爲者昔荆靈王好

小要畢云舊作要非當靈王之身荆國之士飯不踰乎一固

據而後興畢云固一本本作握論讓案固據屬下讀說文手部云據杖持也別本蓋讀一握句非

扶垣而後行故約食爲其難爲也俞云其當作甚下

卽至難爲也下文曰是故約食焚舟二句並同甚難爲

說之後疑當作眾中篇云若苟君說未踰於世而民

可移也踰當作淪下並同爾雅釋言云淪變也言世

未易民未淪在於桀紂則天下亂在於湯武則天下治又中篇云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變政而民易教

又下篇云此世不淪而民不易上變政而即求以鄉

民改俗此云未淪於世猶彼云世不淪也

其上也

鄉與向字通昔者越王句踐好勇敢其士臣三年

以其知爲未足以知之也

蘇云上知字當讀如智

焚舟失火

當作內

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

廣雅釋詁云偃偃也儀禮鄉射禮鄭注云

偃猶伏也

水火而死有不可勝數也

王云有字文義不順有當爲者字

誤也中篇曰士聞鼓音破碎亂行

蹈火而死者當此左右百人其餘是其證案王說不守謂士爭進前赴

之時不鼓而退也

退上疑說不守謂士爭進前赴

國之士可謂顛矣

顛當讀爲憚非攻下篇云以譚其

動也言

其驚畏故焚身爲其難爲也

其亦當

然後爲之越王

說之

畢云上之字據前後文當爲而

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

鄉上也昔者晉文公好苴服

苴祖字通猶當文公之中篇云惡衣

時晉國之士大布之衣

左閔二年傳衛文公大布之衣杜注云大布麤布淮南子

齊俗訓許

牂羊之裘練帛之冠

二句申

且苴之履

畢

注義同

且苴爲粗王云且苴卽麤粗麤倉胡反粗才戶反廣

惟釋詁粗麤大也案王說是也春秋繁露前序篇云

始於麤粗終於精微晏子春秋諫下篇云漫密不能

鹿茸論衡量知篇云夫竹木麤苴之物也說文角部

云納角長貌讀若麤牖

入見文公出以踐之朝故苴

與且苴並聲近字通

其亦當

然後爲而文公說之未踰於

服爲其難爲也卽求以鄉其上也是故約食焚舟苴

世而民可移也

服焚舟依上文當作焚身此天下之至難爲也然後爲而上說

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何故也卽求以鄉其上

也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舊本挽愛交相三字今依王校補此其有利

且易爲也不可勝計也我以爲則無有上說之者而

已矣苟有上說之者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我以

爲人之於就兼相愛交相利也

蘇云於就當作就於案於就不識蘇校非

譬之猶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於天下故
兼者聖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萬民衣食
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審兼而務行之爲人君必
惠爲人臣必忠爲人父必慈爲人子必孝爲人兄必
友爲人弟必悌畢云當爲此俗寫故君子莫若欲爲惠君忠
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王云皆欲爲惠君忠臣云云
莫若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當若猶言當如詳尙同
而衍此聖王之道而萬民之大利也

永嘉王景義校

校語
續出

墨子閒詁卷五

瑞安孫詒讓

非攻上第十七

淮南子汜論訓高注云非猶讓也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

畢云說文云園圃以樹果種菜曰圃

竊其桃李眾

聞則非之上爲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

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

穀梁成五年范甯注云攘盜也

其不義又甚

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

依下文當有苟虧人

愈多其不仁茲甚

茲甚古今字詳尚同上篇

罪益厚至入人欄廄

欄廄

欄之借字說文門部云闔門遮也廣雅釋取人室云欄牢也畢云說文無欄字玉篇云木欄也

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

依上文此句疑不當有

仁字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

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拖其衣裘

畢云拖讀如終朝三拖之拖

德明易音義云醜鄭本作拖徒可反拖卽拖異文王

也云也卽拖字之誤而衍者詒讓案說文手部云拖曳也淮南子人閒訓云秦牛缺徑於山中而遇盜拖其衣被許注云拖奪也拖卽拖之俗取戈劍

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廢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

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

天下之君子畢云舊說此字據後文增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

至大爲攻國畢云據後文云大爲不義攻國則弗知非畢云知一本字據後文增案道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

不義之別乎可舊本作何畢云一作殺一人謂之不義

必有一死罪矣荀子正論篇云殺一人者死傷若以此

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

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

謂之不義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知非舊本知作

之

而字畢云一本無而字是王云之當爲知俗音知之

相亂故知誤爲之上文皆知而非之正與弗知非相

對且上下文皆作弗知非則之爲從而譽之謂之義

知之誤明矣案王校是也今據正從而譽之謂之義

情不知其不義也王云情是也今據正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

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奚說言何辭以解說

也畢云奚說猶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

言何樂失之依下文則下當有必白則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辯矣字人下當有爲字

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爲不知甘苦

之辯矣今小爲非則知而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

非舊本不知下衍而從而譽之謂之義畢云舊之謂

如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辯乎舊本可上挽此字又

謂是案道藏本可上有此字爲謂誤爲畢云一本作

作謂今據補正季本謂亦不誤正是以知天下之君

子也疑衍辯義與不義之亂也

疑也疑衍辯義與不義之亂也

非攻中第十八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情欲譽

之審賞罰之當刑政之不過失情亦與誠通下並同王云古者當爲今者

說見尚賢篇譽上有毀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尚同篇舉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賞譽而畏上之毀

罰是其證過失下有脫下文曰今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惡失欲安而惡危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

是故子墨子曰古者有語謀而不得則以往知來語論

學而篇云告諸往而知來者以見知隱謀若此可得而知矣今師

徒唯母興起徒舊本誤徙今據道藏本正冬行恐寒

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爲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

藝秋則廢民穫斂此下依上文或當有此今唯母廢

一時則百姓飢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今嘗計軍

上嘗猶試也下同上字誤疑當作出國策齊策云軍之所出矛戟折鏃絕傷弩破車罷馬亡失之大

半

竹箭羽旌幄幕

畢云說文云幄木帳也幄當从木

周禮幕人鄭注云在旁曰帷

在上曰幕四合象宮室曰幄

音伐謂大盾也劫未詳疑當作劫

字多互譌備蛾傳篇法謬作洩此切

證說文刀部云劫刀把也即禮記少儀之相

也刀把或以木為之故有靡微腐爛之患

弊腑冷不反者畢云往舊作住一本如此

國策秦策高注云異文冷爛音相近當為爛

與少儀國家靡敝微異不可勝數又與矛戟戈

劍乘車與下當依下其列住碎折靡弊而不反者

二字誤畢以意改列往蓋以往屬下為句與上文同

然其列二字仍與上下文並不屬疑當作往則讀

其往則碎折靡弊而不反者十一字句今不可勝數

本往諺住則諺列又倒其文遂不可通耳

與其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

王云下

上往字而衍詒讓不可勝數與其涂道之脩遠糧食

案往字似不必刪畢云根俗玉篇云根同糧詒讓案周禮

輟絕而不繼廩人凡邦有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

食糲注云行道曰糲謂糲也止居曰食謂米也孟子

梁惠王篇云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趙注

云行軍皆遠轉糧食而食之百姓死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之

不安食飯之不時王云食飯當為食飲之飢飽之不

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

數喪師盡不可勝計則是鬼神之喪其主后后與後字通王

制云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鄭注

云絕無後為之祭主者即此義洪云后當作石即祔

字省文左氏昭十八年傳使祝史徙主祔于周廟杜

預注祔廟主石函說文祔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

室一曰大夫以石為主从亦亦不可勝數國家發政

從石石亦聲案洪說未瑋

奪民之用廢民之利若此甚眾然而何為為之曰我

貪伐勝之名及得之利故為之子墨子言曰計其所

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今

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郭守篇云率萬家而城方三

里孟子公孫丑篇亦云三里

郭

之城七里之郭戰國策齊策云卽墨三里攻此不用

銳且無殺而徒得此然也殺人多必數於萬寡必數

於千然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今萬乘之

國虛數於千畢云虛墟字正文俗从土詒讓案不勝

而入畢云舊作廣衍數於萬畢云王逸注楚不勝而

辟畢云此闕字之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者所

不足也王云王民二字義不可通當是土民今盡王

民之死嚴上下之患以爭虛城則是棄所不足而重

所有餘也爲政若此非國之務者也飾攻戰者言曰

畢云舊作也南則荆吳之王吳當作越墨子時吳已

言一本如此復舍越而舉吳也下篇云今天下好

戰之國齊晉楚越節葬下篇云諸侯力征南有楚越

之王而北有齊晉北則齊晉之君始封於天下之時

其土地之方

舊攷地字今據道藏本補

未至有數百里也人徒之

眾未至有數十萬人也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有

數千里也人徒之眾至有數百萬人故當攻戰而不

可爲也

俞云不可爲也當作不可不爲也方與上文語意相屬此是飾攻戰者之言非子墨子之言也今脫不字義不可通案下文云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也俞校未

塙子墨子言曰雖四五國則得利焉猶謂之非行道

也譬若醫之藥人之有病者然句今有醫於此和合

其祝藥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

畢云祝謂祝由見素問或云祝

藥猶言注藥非一本無祝字非也案畢說非也周禮

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鄭注云祝當爲

注讀如注病之注聲之誤也注謂附著藥彼祝藥爲

劍瘍附著之藥此文云食則與彼義異畢云祝由

又與此書及周禮義並不合不可信也

萬人食此若

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

蘇云食者多而利者少則非常

行之 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占者封

國於天下尚者以耳之所聞華云尚近者以目之所

見以攻戰亡者不可勝數何以知其然也東方有莒

之國者畢云今山東莒州其爲國甚小閒於大國之間不敬

事於大大國亦弗之從而愛利是以東者越人夾削

其壤地國策齊策云莒恃西者齊人兼而有之計莒

之所以亡於齊越之間者以是攻戰也杜預春秋釋

姓少昊之後周武王封茲輿期於莒十一世茲平公

方見春秋共公以下微弱不復見四世楚滅之蘇云

史記云楚簡王元年前伐滅莒據此則莒實爲齊滅

故其地在戰國屬齊詒蓋案戰國策西周策云邾莒

亡於齊雖南者陳蔡其所以亡於吳越之間者左傳

亦其證公十七年楚滅陳史記管蔡世家蔡侯齊亦以攻戰

四年楚惠王滅蔡案在貞定王二十二年亦以攻戰

雖北者且不一著何道藏本如此畢本作中山諸國

一本如此史記趙世家云惠文王三年滅中山遷其
王於膚施表作四年元和郡縣志云定州戰國時爲
中山國中山之地方五百里城中有山故曰中山今
直隸定州是蘇云中山之亡當魏文侯世墨子與子
夏子門人同時此事猶當及見之畢引史記趙惠文
王三年滅中山非是論讓案中山初滅於魏後滅於
趙詳所染篇然此中山諸國四字乃後人取改實當
作且不著何四字舊本作且一道藏本且不一並
衍一宇且疑祖之借字國語皆語獻公田見翟祖之
氛韋注云翟祖國名是也不著何亦北胡國周書王
會篇云不屠何青熊孔晁注云不屠何亦東北夷也
管子小匡篇敗胡貉破屠何尹注云屠何東北夷也
也劉恕通鑑外紀周惠王三十三年齊桓公救燕破
屠何屠著贊類同不著何即不屠何也又王會伊尹
獻台正北有且貉胡且略即此且及左傳翟祖約
胡亦即不屠何貉胡且並一聲之轉不屠何漢爲
徒河縣屬遼西郡故城在今奉天錦州府錦
縣西北相據國語爲晉獻公所滅所在無考其所以
亡於燕代胡貉之間者兼愛中篇亦以攻戰也是
故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惡失古者
從士校作今者說見前欲安而惡危畢云欲舊作
情與誠通詳非攻下篇故以意改故

當攻戰而不可不非飾攻戰者之言曰彼不能收用

彼眾是故亡我能收用我眾以此攻戰於天下誰敢

不賓服哉子墨子言曰子雖能收用子之眾子豈若

古者吳闔閭哉闔左傳昭二十七年古者吳闔閭教

七年畢云案史記闔閭九年入郢吳越春秋云九年

脫土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焉呂氏春秋簡選多力

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為前陳此云奉甲執兵

奔三百里而舍即教上之法乃古所謂武卒者荀子議

兵篇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

之弩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冠鞬帶劍三日之糧

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今據墨子

之言則闔閭次注林出於冥隘之徑左傳定四年吳

先有此法矣楚夾漢左司馬戍謂子常曰我悉方城

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釋文云阮本或作

阮史記蘇秦傳云塞鄆阮亦即此集解引徐廣云

江夏鄆縣注林地無考以左傳校之疑當作淮兩淮
注形近兩篆文作融與林亦相近因而致誤畢云淮
南子地形訓作繩隄高誘曰繩隄今宏農繩池是也
則在今河南永寧縣史記魏世家云秦攻冥隄之塞
集解云徐廣曰或以爲江夏鄆縣又杜預注左傳云
漢東之隘道括地志云石城山在申州鍾山縣東南
二十一里魏攻冥隄即此山呂氏春秋四十年今在
此其一也玉海在信陽軍東南五里今在河南信
陽州東南戰於柏舉事見春秋定四年經柏舉杜注
九十里楚南郟邑畢云楚地呂氏春秋首時篇高注
云柏舉楚南郟邑畢云楚地呂氏春秋首時篇高注
志云麻城縣郟頭山在縣東南十八里舉水之折出
也春秋吳楚戰於中楚國而朝宋與及魯蘇云及魯
柏舉卽此地也
魯字屬上句及字屬下句也案蘇校近是左傳闕閭
時無宋魯朝吳事疑因哀七年夫差會魯於郟徵宋
魯百牢事至夫差之身北而攻齊舍於汶上戰於艾
傳會之
陵見春秋哀十一年經畢云在今山東泰安縣東南
史記吳太伯世家云夫差七年北伐齊敗齊師於
艾陵大敗齊人而葆之太蘇云大山卽太山篇中
至繪大東而攻越濟三江五湖昭畢云三史記索隱云
王作大東而攻越濟三江五湖昭畢云三史記索隱云
王是也

唐江浦陽江史記正義云顧夷吳地記云松江東北
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
東江并松江在東南海岬陵北江在北東入海丹陽郡
吳南江在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此即書禹貢周禮
蕪湖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此即書禹貢周禮
職方氏揚州之三江也國語越語云吳之與越也三
江環之韋昭別據松江浙江浦陽江為釋即張守節
所引是也水經沔水酈注云松江自太湖東北流逕
七十里是也水經沔水酈注云松江自太湖東北流逕
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者也此與顧夷說
同要皆非古之三江竊謂禹貢中江北江並於吳境
入海南江又引海又兼涉越境則三江下流自足環
越水經注又郭璞云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此
卽據禹蹟下流言之近代胡渭金榜並援以說越語
之三江最詳前兼愛中篇而葆之會稽左傳袁元年
未審五湖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於會稽杜注
越于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於會稽杜注
云上會稽山也在會稽山陰縣南葆保宇通會稽山
詳節葬下篇畢云今九夷之國莫不賓服爾雅釋地
浙江山陰會稽山今九夷之國莫不賓服爾雅釋地
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黃夷白夷赤夷依東夷傳
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玄菟二夷浪三夷高驥四
夷李巡注爾雅云一日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
日滿飾五日鳧夷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

邑五

七

曰天鄙案王制疏所云皆海外遠夷之種別此九夷

與吳楚相近蓋卽淮夷非海外東夷也書敘云成王

伐淮夷遂踐奄韓非子說林上篇云周公旦攻九夷

而商蓋服商蓋卽商奄則九夷亦卽淮夷故呂氏春

秋古樂篇云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

服象爲虐於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於江南又樂

成篇云猶尚有管叔蔡叔之事與東夷八國不聽之

謀高注云東夷八國附從二叔不聽王命周公居攝

三年伐奄八國之中最大著在尙書餘七國小又先

服故不載於經也案東夷八國亦卽九夷也春秋以

後蓋臣屬楚吳越三國戰大敗之兼有九夷淮南子齊

篇說越王句踐與吳戰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

俗訓云越王句踐與吳戰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

以朝戰國策秦策云楚苞九夷方千里魏策云張儀

曰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鄢陵死文選李斯上秦始

皇書說秦伐楚包九夷泗之閒北與齊魯接壤故楚夷

也若然九夷實淮泗之間北與齊魯接壤故楚夷

論語子欲居九夷參互校覈其疆域固可攷矣於是

退不能賞孤事恤孤寡鄭注云無父也月令立冬賞死

孤寡其施舍羣萌中篇云此氓字之假音詒讓案尙賢

妻子也施舍羣萌中篇云此氓字之假音詒讓案尙賢

通施舍猶賜予也左昭十三年傳云施舍寬自恃其

民又云施舍不倦杜注云施舍猶云施舍寬自恃其

民又云施舍不倦杜注云施舍猶云施舍寬自恃其

民又云施舍不倦杜注云施舍猶云施舍寬自恃其

民又云施舍不倦杜注云施舍猶云施舍寬自恃其

民又云施舍不倦杜注云施舍猶云施舍寬自恃其

民又云施舍不倦杜注云施舍猶云施舍寬自恃其

民又云施舍不倦杜注云施舍猶云施舍寬自恃其

民又云施舍不倦杜注云施舍猶云施舍寬自恃其

民又云施舍不倦杜注云施舍猶云施舍寬自恃其

民又云施舍不倦杜注云施舍猶云施舍寬自恃其

民又云施舍不倦杜注云施舍猶云施舍寬自恃其

民又云施舍不倦杜注云施舍猶云施舍寬自恃其

民又云施舍不倦杜注云施舍猶云施舍寬自恃其

力伐其功譽其智怠於教遂築姑蘇之臺七年不成

國語吳語說吳王夫差云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

韋注云姑蘇臺名在吳西近湖案國語以築姑蘇為

夫差事與此書正台畢云史記集解云越絕書曰闔

閭起姑蘇之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額

師古注漢書伍被傳云吳地記云因山為名西南去

國三十五里今江南蘇州府治詒讓案越絕以姑蘇

為闔閭所及若此則吳有離罷之心蘇云罷越王句

踐視吳上下不相得收其眾以復其讐入北郭徙大

內王云徙大內三字義不可通大內當為大舟隸書

入其郭焚其姑蘇徙其大舟草注曰大舟王舟吳越

春秋夫差內傳亦作徙其大舟案王說是也吳語韋

注云郭郭也徙取也此哀十三年越入吳圍王宮語

事與二十年圍吳事不相涉此類舉之耳圍王宮語

吳語云越師入吳國圍而吳國以亡左傳哀二十年

王宮韋注云王宮姑蘇而吳國以亡十一月越圍吳

二月十年十昔者晉有六將軍六將軍即六卿為軍

一月越滅吳道應訓云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

是也淮南子道應訓云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

軍其孰先亡乎又人閒訓云張武為智伯謀曰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許注云六將軍韓趙魏范中行也智伯而智伯莫為強焉計其土地之博人徒之眾欲

以抗諸侯以為英名攻戰之速故差論其爪牙之士

皆列其舟車之眾王云皆當為比天志篇比列其舟車之卒是其證下篇皆列伺案王

說是也又舊本列下挽其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字王據上句補今從之

謀為既已足矣又攻茲范氏而大敗之茲字疑衍中行氏即荀氏

范氏即士氏左傳定十三年晉逐荀寅士吉射乃知

伯瑤祖文子躒事此及魯問篇並通舉不復析別淮南子人閒訓亦謂張武為并三家以為一家而不止

智伯謀伐范中行滅之及若此則韓魏亦相又圍趙襄子於晉陽事在魯悼公十五年

從而謀曰古者有語唇亡則齒寒戰國策趙策淮南子人閒訓並以此

為張孟談說韓魏之君語穀梁億二年傳虞宮趙氏之奇曰語曰唇亡則齒寒左僖五年傳語作諺趙氏

朝亡我夕從之趙氏夕亡我朝從之吾一本如此詩

曰魚水不務務疑當讀爲鶩東魏嵩陽寺碑朝野傾

而鶩高注云鶩疾也又陸將何及乎王云陸將何及

或當作所即游之省字蓋淺人所加是以三主之君一心戮力

辟門除道蘇逸詩是以三主之君一心戮力

智伯大敗之見韓非子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有語

曰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

人則知吉與凶蘇云書酒誥篇云古人有言曰人無

武王鏡銘云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二

書所云與此合蓋古語也詒讓案國語吳語云申胥

人無鑑於水畢云蓋今以攻戰爲利則蓋嘗鑒之於智伯

之事乎同益此其爲不吉而凶旣可得而知矣

非攻下第十九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所譽善者其說將何哉舊本

字玉云天志篇曰天下之所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

以亂者其說將何哉今據補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

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舊本作譽王引

也今從之蘇云下意亡非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

譽當作與讀平聲

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王引之云意與抑

也非命篇曰不識昔也三代之聖善人雖使下愚之

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與蘇說同

人畢云善想之二必曰將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

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今天下之所同義者

畢云義舊作養一本如此聖王之法也今天下之諸侯將猶多皆

免攻伐并兼俞云免字衍文天志篇云今天下之諸

則是侯將猶多皆侵伐兼并無免字可證有譽義之名而不察其實也此譬猶盲者之與

人同命白黑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則豈謂有別哉

是故古之知者之爲天下度也必順慮其義而後爲

之行是以動則不疑速通成得其所欲

戴云成下當脫則字案戴

說未端速通成得其所欲而順天鬼百姓之利則知疑當作遠邇咸得其所欲

者之道也

畢云知讀智

是故古之仁人有天下者必反大

國之說

反當作交二字形近詳七患篇此謂與大國交相說下文云以此效大國則小國之君說

字通

一天下之和總四海之內

焉率天下之百姓

戴云焉

以農臣事上帝山川鬼神

洪云左氏襄十三年傳小人農力以

猶乃也

事其上管子大匡篇耕者用力不

農有罪無赦廣雅釋詁農勉也利人多功故又大

戴云故即功之衍文蓋功一本

是以天賞之鬼富之

畢云鬼舊作

人譽之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參乎

愚以意改

天地至今不廢此則知者之道也先王之所以有天

下者也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諸侯則不然將必皆差

論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車之卒伍

皆亦當作此詳上篇於此

為堅甲利兵以往攻伐無罪之國入其國家邊境芟

刈其禾稼斬其樹木墮其城郭說文自部云敗城自

墮之變體左傳僖三十二年杜以溼其溝池畢云溼

注云墮毀也畢云墮一本作墜以溼其溝池塞之字

當為攘殺其牲牲周禮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

牛馬羊豕犬雞牲體以共祭祀之牲牲鄭注云六牲謂

完具鄭眾云牲純色燔潰其祖廟義不相屬燔潰當

為燔燎隸書寮字或作寮與貴字相似故字之從寮

者或誤從貴史記仲尼弟子傳索隱引家語有申繆

今本家語七十二弟子篇作申繆趙策魏殺呂遺下

文又作呂遺皆其類也寮與貴隸相似故燎誤為潰

又誤為潰耳此篇云攘殺其牲牲燔燎其祖廟天

志篇云焚燒其祖廟攘殺其牲牲燔燎其祖廟天

殺其萬民左傳定四年杜注云郭璞注云取其首史記陳涉

說文自部云敗城自

日陸篆文作墮墮即

畢云溼

以溼其溝池

塞之字

以共祭祀之牲牲

鄭注云六牲謂

義不相屬燔潰當

或作寮與貴字

相似故字之從寮

今本家語有申繆

文又作呂遺皆其類也

又誤為潰耳此篇云攘殺其牲牲燔燎其祖廟天

刈其禾稼斬其樹木墮其城郭

以溼其溝池

當為攘殺其牲牲

牛馬羊豕犬雞牲體

完具鄭眾云牲純色

為燔燎隸書寮字

者或誤從貴

今本家語七十二

文又作呂遺皆其類也

又誤為潰耳

志篇云焚燒其祖廟

殺其萬民

同畢云斲天民與此義

說文自部云敗城自

日陸篆文作墮墮即

畢云溼

以溼其溝池

塞之字

以共祭祀之牲牲

鄭注云六牲謂

義不相屬燔潰當

或作寮與貴字

相似故字之從寮

今本家語有申繆

文又作呂遺皆其類也

又誤為潰耳此篇云攘殺其牲牲燔燎其祖廟天

為堅甲利兵以往攻伐無罪之國入其國家邊境芟

刈其禾稼斬其樹木墮其城郭

以溼其溝池

當為攘殺其牲牲

牛馬羊豕犬雞牲體

完具鄭眾云牲純色

為燔燎隸書寮字

者或誤從貴

今本家語七十二

文又作呂遺皆其類也

又誤為潰耳

志篇云焚燒其祖廟

殺其萬民

同畢云斲天民與此義

說文自部云敗城自

日陸篆文作墮墮即

畢云溼

以溼其溝池

塞之字

以共祭祀之牲牲

鄭注云六牲謂

義不相屬燔潰當

或作寮與貴字

相似故字之從寮

今本家語有申繆

文又作呂遺皆其類也

又誤為潰耳此篇云攘殺其牲牲燔燎其祖廟天

書極與柱相似乎曰死命為上多殺次之身傷者為

字術極亟字之借

重器孟注云寶重之器卒進而柱乎鬪極字誤草

覆其老弱孔注云覆滅也遷其

殺其萬民左傳定四年杜注云郭璞注云取其首史記陳涉

志篇云焚燒其祖廟攘殺其牲牲燔燎其祖廟天

文又作呂遺皆其類也寮與貴隸相似故燎誤為潰

又誤為潰耳此篇云攘殺其牲牲燔燎其祖廟天

為燔燎隸書寮字或作寮與貴字相似故字之從寮

者或誤從貴史記仲尼弟子傳索隱引家語有申繆

今本家語七十二弟子篇作申繆趙策魏殺呂遺下

文又作呂遺皆其類也寮與貴隸相似故燎誤為潰

又誤為潰耳此篇云攘殺其牲牲燔燎其祖廟天

志篇云焚燒其祖廟攘殺其牲牲燔燎其祖廟天

殺其萬民左傳定四年杜注云郭璞注云取其首史記陳涉

同畢云斲天民與此義

下又況失列北撓乎哉罪死無赦

舊本失作先赦作殺王云先列二字

義不可通當是失列之誤謂失其行列也罪死無殺

義亦不可通當作罪死無赦此涉上下文殺字而誤

畢本撓作撓云北謂奔北也北之言背馳撓之言曲

行謂道撓案王校是也今據正撓俗字據道藏本正

國語吳語韋注云軍敗奔走曰北左以譚其眾說文

成二年傳師徒撓敗杜注云撓曲也

玉篇無譚字古字言心相近即憚字案畢說是也國

語周語韋注云憚懼也國策秦策云王之威亦憚矣

賈子新書解縣篇夫無兼國覆軍漢書貨殖傳注孟

云陛下威憚大信夫無兼國覆軍康云無發聲助也

蘇無與唯無辭意同賊虐萬民以亂聖人之緒廣雅

業也意將以爲利天乎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邑此

刺殺天民剝振神之位傾覆社稷攘殺其犧牲

王云

振義不相屬振當爲振字之誤也說文剝裂也廣雅

振裂也曹憲音必麥反是剝振皆裂也故曰剝振神

位自刺殺天民以下皆以四字爲句今本作剝振神

儀牲其字亦涉上文取天之邑而衍攘殺其

攘殺其牲牲而衍則此上不中天之利矣意將以

爲利鬼乎夫殺之人

畢云舊作禱據後文改戴云殺下脫天字

滅鬼神

主廢滅先王賊虐萬民百姓離散則此中不中鬼之

利矣意將以爲利人乎夫殺之人爲利人也博矣

殺下脫天字俞云博疑當作薄言殺人以利人其利亦薄也若作博字則不可通案俞校是也此疑當作

夫殺人之爲利人也薄矣與上文不同戴說非又計其費此爲周生之本云

周字義不可通周當爲害財者生之本也周相與周相似而誤財故曰害生之本隸書害字或作害與周相似而誤

竭天下百姓之財用不可勝數也則此下不中人之

利矣今夫師者之相爲不利者也曰將不勇士不分

畢云同忿論讓案分疑奮聲近段借字兵不利教不習師不眾率不利

和俞云率讀爲將率之率威不圍圍與疆圍義同逸

德剛武曰圍孔害之不久害疑當作圍爭之不疾孫

之不強注孫無義疑當作係國語吳語韋植心不堅與

注云係縛也蓋謂係繫民人

國諸侯疑與國諸侯疑則敵生慮而意贏矣偏具此

物畢云偏當爲偏王云古多以偏爲偏不煩改字非

偏之借字益象傳莫益之偏辭也本或作偏擅弓二

名不偏諱大戴記勸學篇偏與之而無私魏策偏事

又漢書郊祀志其述以方偏諸侯張良傳天下不足

以偏封張湯傳偏見貴人史記並作偏若諸子書中

偏四海亦以偏爲偏然則而致從事焉則是國家失

卒畢云一作而百姓易務也今不嘗觀其說好攻伐之

國若使中興師君子此下有祝字疑庶人也必且數

千徒倍十萬然後足以師而動矣久者數歲速者數

月是上不暇聽治士不暇治其官府農夫不暇稼穡

婦人不暇紡績織紆畢云說文云紆綱絲也績緝也

或則是國家失卒而百姓易務也然而又與其車

馬之罷弊也慢幕帷蓋

說文巾部云幔幕也廣雅釋器云幔帳也幕帷詳中篇

三軍之用甲兵之備五分而得其一則猶爲序疏矣

序疏二字義不可通疑當爲厚餘皆形之誤厚餘言

多餘也孫子作戰篇國之貧於帥者力屈財殫中原

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破車罷馬

平胄矢弓戟楯矛櫓正牛大車十去其六此說與彼

略然而又與其散亡道路遼遠疑行道路二字

遠糧食不繼僚食飲之時畢云王逸注楚辭云僚住

也與上下文義不相屬未詳之時當爲不時食飲不

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未詳之時當爲不時食飲不

時與糧食不繼對文俞云僚卽際字張遷碑曠正之

係是也昭四年左傳爾未際孟子萬章篇敢問交際

何心也杜預趙岐注並曰際接也疑墨子原文本作

糧食不繼不僚卽不接也與中篇所云糧食輟絕而

不繼文異義同後人不達僚字之義據中篇改爲不

繼而寫者兩存之遂作不廁役以此飢寒凍餒疾病

而轉死溝壑中者王云廁役二字義無所取當爲廩

養死者數百不可勝計也此其爲不利於人也天下

人是其證

之害厚矣而王公大人樂而行之則此樂賊滅天下之萬民也豈不悖哉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若

使此四國者得意於天下此皆十倍其國之眾而未

能食其地也食謂治田以耕者周禮遂師云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言四國荒土多民不

能盡耕是入不足而地有餘也今又以爭地之故而

反相賊也然則是庸不足而重有餘也重舊本作譎動道藏本作重

與中篇合今據正今選夫好攻伐之君舊本選作還洪云明鬼下篇速至昔二代

文與此同還當是選之譎選速古字通用戴云還當是假字之誤王逸注楚詞云假佞也則假夫猶佞人也案洪說是也今據正文

云則且夫好攻伐之君可證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以攻伐之爲不義畢云以攻伐之據後文當云子以攻伐非利物與

昔者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此皆立爲聖王是

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

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

大取篇云辭以故生以理長以類行彼非所謂攻謂

荀子非十二子篇揚注云類謂比類而言部云昔者三

誅也依下文謂上亦當有所字說文言部云苗大亂舊本者下有有字王云即者字之誤而天命

殛之日妖宵出婦妖宵出有鬼宵吟通錄外紀引夜出晝日不出則疑妖是衍文雨血三朝開元占經

金匱云有苗時龍生於廟犬哭乎市舊本挽於字又

天雨血沾衣龍生於廟犬哭乎市犬作大王云龍

生廟當作龍生於廟犬哭乎市文義不明大當

部十引此正作龍生於廟犬哭乎市文義不明大當

為犬哭乎市與龍生於廟犬哭乎市文義不明大當

墨子曰三苗大亂龍生於廟犬哭乎市引

案王校是也今據正通鑑外紀引隨巢子汲冢紀年

生於廟夏水地坼及泉苗欲滅時地震坼泉湧五

穀變化民乃大振畢云高陽乃命玄宮第六世孫故

云王云此篇作高陽乃命禹於玄宮下文禹征有苗

正承此文而言又下文天乃命湯於鑿宮與此文同

一例今本脫禹於二字則文義不明論讓案甄文類
聚符命部引隨巢子云天命夏禹於玄宮有大神人
面鳥身云云則非高陽所命也此文疑有批誤今本
竹書紀年帝舜三十五年帝命夏后征有苗有苗氏
來禹親把天之瑞令瑞以玉爲信也詒讓案令文選
東京賦李注引作命以征有苗四電誘祇未詳疑當
說文手部云把握也四詩誘振祇形並相近詩勃
振雷壞字爲田又誤爲四詩誘振祇形並相近詩勃
振震字通書無逸云治民祇懼史記魯世家祇作震
是其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待鬼下篇秦穆公所見
證也其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待鬼下篇秦穆公所見
之句也若瑾以待鬼下篇秦穆公所見
鐘鼎古文作崇奉篆文作漢二形相似瑾奉珪亦形之
設儀禮觀禮記方明六玉云東方圭周禮大宗伯禮
四方玉云東方以青圭白虎通義文質篇云珪位在
東方是珪於西方屬東句也亦東方之神故奉珪猶
國詁晉語說西方之神尊收執鉞矣或云謹當作璜
於形亦近但於四方之神尊收執鉞矣或云謹當作璜
隨巢子云有大神人面鳥身降而福之司祿益富而
國家實司命益年而搃矢有苗之祥疑當作將將或
民不天疑卽指此事搃矢有苗之祥疑當作將將或
近而譌玉篇手部云將苗師大亂後乃遂幾道藏本
今作將同搃矢未詳

五

五

說文部云幾微也言禹既已克有三苗句焉磨為

山川別物上下也王云焉字下屬為句焉猶於是也乃

湯之緒義並與此同又云磨字義不可通磨當為磨

山郭注或作曆史記高祖功臣侯表歷簡侯程黑漢

表作歷春申君傳濮磨之北新序善謀篇作歷樂毅

傳故鼎反乎磨室燕策作歷歷之言離也大戴五帝

德篇曰歷離日月星辰是歷與離同義淮南精神篇

川也離與磨皆分別之義故曰磨為山川亦謂離為山

世人多見磨少見磨故書傳中磨字多謂作磨史記

及山海經注磨字今本皆簡作磨又逸周書世俘篇

伐磨楚策遠自棄於磨山之中今本亦謂作磨顏氏

家訓勉學篇曰太山羊肅讀世本容成造磨以磨為

確磨之磨則以磨卿制犬極讓案疑當為卿制四極

為磨自古已然矣卿制犬極讓案疑當為卿制四極

即與卿形近四篆文作刃與大篆文亦近故互譌鄉

至於濮銘北至於祝栗謂之四而神民不違天下乃

靜則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遂至乎夏王桀選畢云文

作夏樂時選舊本作還王云還字義不可通或曰還

即流字案禹桀相去甚遠不得言旋至乎桀還當為

選選與選同遠及也還與還字形相似而誤下文還

至乎商王紂同又云選之誤為還猶錄之誤為還漢

書律麻志丙午選師今本誤作還中庸所以逮賤也

釋文選作選案王說是天有鞋命讓案鞋疑當為鞋謂

也洪說同今據正嚴命也說文告部云譽急告之甚也白虎通義號篇

云譽者極也器部字亦通一切經音義云靴古文俗

譽焙日月不時寒暑雜至謂寒暑錯亂而至失其恒

節五穀焦死史記龜策傳說桀紂云天數枯旱鬼呼

國王云呼下常有於字方合上下句法論讓案鶴鳴

御覽八十三引帝王世紀亦云鬼呼於國鶴鳴

十夕餘案舊本作鶴盧云鶴字未詳若作鶴與鶴同

字唐姚元景造象記作鶴楚金禪師碑作鶴並俗書

諺變通鑑外紀夏紀云鶴鳴於國十日十夕不止即

本此文通志夏天乃命湯於鏹宮畢云舊脫天字據

紀鶴作鶴疑誤天乃命湯於鏹宮文選注增鏹文

類聚引作驪文選注作鏹王紹蘭云鏹宮師孟子牧

也案孟子萬章篇趙注云牧宮用受夏之大命夏德

大亂予既卒其命於天矣往而誅之必使汝堪之畢

文選注載文類聚引作戮此錢字之假音說文云戮

殺地爾雅云堪勝也案夏德大亂以下四句文義與

下文重複疑校書者附記異同遂與正文淆混文選

辯命論褚淵碑文注兩引亦無此數語畢所校乃下

文之異湯焉敢奉率其眾是以鄉有夏之境王引之

乃也言湯既受天命乃致伐夏帝乃使陰暴毀有夏

也王紹儀云焉之為言於是也帝乃使陰暴毀有夏

之城陰疑降少少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

必使汝大堪之子既受命於天天命融隆火畢云隆

言命祝融降火王云降與隆通不煩改字詳尚賢中

篇論讓案國語周語內史過說夏亡罔祿信於黔隧

章注云罔祿火神罔隧地名左昭十八年傳鄭災禳

火於玄冥罔祿孔疏云楚之先吳罔為祝融或云罔

祿即吳罔也是融即罔祿也于夏之城間西北之隅

此與周語所云即一事也于夏之城間西北之隅

門篇云城四面隅皆為高層衡考工記匠人城隅

之制九雉鄭注云城隅謂角晉思也詩節風靜女簪

侯我于湯奉桀眾以克有蘇云有下屬諸侯於薄

城隅鄭注云屬猶合也畢云此作薄是也管子地數

經解鄭注云屬猶合也畢云此作薄是也管子地數

荀子湯有七十里之薄周書殷說解云湯放桀而復薄

營約于鄩薄皆作薄地理志云河南偃師戶鄉殷湯

所都是今河南偃師也史記集解云皇甫謐曰梁國

穀孰為南亳即湯都也括地志云宋州穀孰縣西南

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湯都也宋州北五十里

大蒙城為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為名河南偃師為

西亳帝嚳及湯所盤庚亦從都之又案薄惟孟子

作亳非正字也亳京兆杜陵亭見說文別有亳王號

湯在今陝西三原縣地各不同薦章天命爾雅釋詁云薦進也儀禮

通于四方而天下諸侯莫敢不賓服則此湯之所以

誅桀也選至乎商王紂選舊本亦作選今依王校正

紂時太平御天不序其德王云序順也言天不順紂

寬作紂之時天不序其德王云序順也言天不順紂

曰上帝不順是也爾雅曰順敘也敘與序同法言問

神篇曰事得其序之謂訓訓與順同周語曰周旋序

順序亦順也逸周書序曰文王告武王以序德之行

日序一本作享是其例也天不享其德文義甚明字

誤作序不可通矣案俞說是也尚賢中篇云則天

其德禱亦祀用失時時失百鬼嘗益言祭祀不以時

舉兼夜中有挽十日雨土于薄舉云太平御覽引

也風乙巳占亦引墨子曰商紂不德十日九鼎遷止

雨土於亳今本紀年帝辛五年雨土于亳李注

婦妖宵出有鬼宵吟引蒼頡篇云吟歎也有女為

男天雨肉呂氏春秋慎大篇說棘生乎國道道中九

經九緯王兄自縱也王云兄與沉同沉益也言紂益

之涂也王兄自縱也王云兄與沉同沉益也言紂益

嘆毛傳曰況茲也茲與滋同滋益也晉語衆況厚之

韋注曰況益也無逸則皇自敬德大雅桑柔篇倉兄墳

肅本作況况云况况滋益用敬德大雅桑柔篇倉兄墳

召閔篇職兄斯引傳並曰兄茲也案王說是也顧說

同蘇謂即微子赤鳥銜珪畢云鳥太平御覽引作讓

出奔之事誤赤鳥銜珪畢云鳥太平御覽引作讓

太平御覽時序部引尚書中候云周文王為西伯季

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止于昌戶王乃拜稽

首受取曰姬昌蒼帝子亡殷者紂也朱書符瑞志同

史記周本紀集解正義引尚書帝命驗云季秋之月

甲子亦爵銜丹書入于鄧止于昌戶其書云敬勝怠者吉云云與大戴禮記武王踐阼篇丹書文同與此異以上諸書並作銜書與初學記同呂氏春秋應同篇云文王之時赤烏銜丹書集之周社亦與此書降岐社事同疑皆一事而降周之岐社今本紀年帝辛傳問綠節不免詭異耳

烏集于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畢云太平御覽云周社賦云泰顛來賓之濱聞文王作與日蓋說手來命伐殷也

蘇云孟子云太公避村居北海即來賓之事也案泰顛與河出綠圖北堂書鈔地謂太公非一人詳尚賢上篇

引隨巢子云姬氏之興河出綠圖呂氏春秋觀表篇云綠圖嶠薄從此生矣淮南子仰真訓云至德之世洛出丹書河出綠圖易緯乾鑿度云昌以西伯受命改正地出乘黃

朔布王號於天下受錄應河圖綠錄通

周書王會篇云白民乘黃乘黃者似狐其背有兩角山海經海外西經同宋書符瑞志云帝舜卽位地出乘黃之馬劉賡稽瑞引孫氏瑞應圖云王者德御四方輿服有度秣馬不過所業則地出乘黃淮南子云黃帝治天下飛黃服武王踐功踐功疑踐夢見三神

早高注云飛黃乘黃

曰畢云舊脫此字据文選注蘇文類聚增予既沈漬殷紂于酒德矣書

子我用沈醑于酒孔疏云人以酒亂若沈於水故以

水漬淹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往攻之予必使

汝大堪之畢云堪茲文類聚武王乃攻狂夫反商之

周而誤攻字又誤移著乃下遂不可通耳載云狂夫

疑獨夫天賜武王黃鳥之旗畢云賜太平御覽引作

之誤非天賜武王黃鳥之旗抱朴子云武王時與天給之

常之鳥隼為旗考工記斬人云鳥旗七旂以象鷄火

也國語吳語謂之赤旗曲禮云行前朱雀而後玄武

朱雀即指鳥旗言之黃與朱色近故赤旗謂之黃鳥

之旗大赤為周正色之旗流俗緣飾遂以為天錫之

矣王既已克殷成帝之來惟甲子克致天之罰口

帝之來革紂之口口予亦無敢違大分主諸神祀紂

命與此文意略同畢云來當為賚分主諸神祀紂

先王明鬼下篇云昔者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

也通維四夷維當作于上文說而天下莫不賓焉

襲湯之緒

詩魯頌閟宮云纘禹之緒毛傳云纘業也王引之云言武王乃襲湯之緒也

此

即武王之所以誅紂也若以此三聖王者觀之則非

所謂攻也所謂誅也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

非子墨子曰子以攻伐爲不義非利物與昔者楚熊

麗畢云史記楚世家云鬻熊子始討此睢山之閒畢

討字當爲封雖山即江漢沮漳之沮詒讓案史記楚

熊釋於楚蠻是始封楚者爲熊麗之孫釋與此書不

同梁玉繩云麗是釋祖雖爲楚望然則釋之前已建

國楚地成王蓋因而封之越王緊盧云即無餘也

意改案畢本亦依盧校今從之史記周本紀共王名

緊扈與此相類無餘見越絕書外傳記地篇吳越春

秋越王無余外傳字作余同依盧校緊扈即無餘疑

無餘本名無虧左傳僖十七年齊有公子無虧越王

名或與彼同古語無長言之或曰緊無周禮職方氏

幽州鎮山醫無閭醫亦與緊音同續漢書郡國志遼

東屬國無慮縣有醫無閭山是醫無閭短言之又可云緊

慮則無虧長言之亦可云緊無虧短言之又可云緊

虧虧餘亦聲相轉也但無餘遠在夏世而史記越世
 家則謂句踐始為越王史記正義引輿地志云周敬
 王時有越侯夫譚子曰允常亦云越王允常並與史記
 僞句踐父漢書古今人表亦云越王允常並與史記
 不同此越王或當是允常亦未能決定也又案國語
 世本並以越王或當是允常亦未能決定也又案國語
 出自有遠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禹之祀
 吳越春秋云少康恐禹迹宗廟祭祀之絕乃封其庶
 子於越號曰無餘水經漸江水注云夏后少康封少
 子杼以奉禹祠為越則與帝杼同名疑誤水經注又
 云秦望山南有雌峴嶺裏有大城越王無餘之舊都
 也故吳越春秋句踐語范蠡曰先君無餘國在南山
 之陽則鄞氏亦兼據趙說矣但此云出自有遠古籍
 無徵國語鄞語云羊姓夔越與史記不同吳語韋注
 云越王句踐祝融之後允常之子羊姓也又引世本
 亦云越羊姓也漢書地理志顏注引臣瓚亦據世本
 明越非禹後大戴禮記帝繫篇云陸終產六子其六
 曰季連是為羊姓季連產付祖氏付祖氏產穴熊九
 世至于渠婁餘出自熊渠有子三人其孟之名為無
 康為句章王其中之名為紅為鄂王其季之名為疵
 為戚章王史記楚世家云熊渠立其長子康為句章
 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孔廣森云婁
 蘇或當為夔越越即越章也戚章字形之誤詒讓案

以世本帝繫證之則國語之說不爲無徵左傳二十六年傳夔子曰我先生熊摯漢書古今人表及史記正義引宋均樂緯注並謂熊摯亦熊渠子竊疑夔越同出孔說似可通若然此出自有遠或當云出自熊渠猶帝繫云婁鯨出自熊始邦於越唐叔與呂尙邦渠也渠遽聲近古通用

齊晉此皆地方數百里今以并國之故四分天下而

有之蘇云墨子當春秋後其時越方強盛而晉尙未亡故以荆越齊晉爲四大國不數秦者時秦方

衰亂故也此可微墨子在孔子後而未及戰是故何國也凡書中涉戰國時事者皆其徒爲之爾

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古者

天子之始封諸侯也萬有餘畢云呂氏春秋用民云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

於湯而三千餘國戴云今以并國之故萬國有餘皆當補國字文義始足

滅戴云萬國有餘而四國獨立此譬猶醫之藥萬有

餘人而四人愈也則不可謂良醫矣則夫好攻伐之

君又飾其說曰我非以金玉子女壤地爲不足也我

欲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諸侯也畢云求一本

墨子曰今若有能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諸侯者

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夫天下處攻伐久矣譬若傳

子之爲馬然傳畢本改傳云傳子言傳舍之人王云

字也說文僮未冠也魯語曰使僮子備官史記樂書

曰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宋世家曰彼校僮子

篇曰僮今爲童耕柱篇曰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

之爲馬也童子之爲馬足用而勞今大國之攻小國

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爲事攻人者

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爲事故大國之攻

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爲馬也是其證洪云傳子當是

侯子之譎方言燕齊之間養馬者謂之後漢書杜

篤傳李注引方言僮養馬人也案道藏本季本作傳

子義同今若有能信効先利天下諸侯者同聲段借

字信交謂相交以信周禮大行人云凡諸大國之不

義也則同憂之大國之攻小國也則同救之小國城

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絕則委之

王云之絕二字不詞

當是乏絕之誤月令曰賜貧窮振乏絕是也委讀委

輸之委後漢書千乘貞王伉傳相委爵薄注委謂委

人云若國凶荒則令賜委之幣帛不足則其之

畢云

供以此効大國則小國之君說

効亦讀為交此云交大國則不宜云小國

之君說疑小國亦當為大國上文云是故古人勞我

逸則我甲兵強寬以惠緩易急民必移

呂氏春秋義

則民移之高注

易攻伐以治我國攻必倍

攻當為功

量我師舉之費以爭諸侯之斃

爭舊本作評王云涉

今改蘇云爭義與征同案王校是也說文犬部云斃

頤也或作斃从死左襄二十七年傳以誣道蔽諸

侯釋文引服虔作斃則必可得而序利焉

王引之云

厚利隸書厚字或作厚厚見漢荊州刺史度尚碑又作

厚見三公山碑形與序相似而誤詩序厚人倫釋文

厚本或作序非荀子王霸篇桀紂即厚於有天下之

執鹽鐵論國病篇無德厚於民今本厚字並譌作序

此言量我與師之費以爭議侯之斃者則厚利必不可
得也明鬼篇曰豈非厚利哉今本厚作序則義不可
通俞云序亦享字之督以正雅釋詁云督正也郭注
誤案俞說是也詳前督以正雅釋詁云督正也郭注
云督謂義其名即上文云我以義必務寬吾眾信吾
師以此授諸侯之師授字無義疑當爲授禮記儒則
行鄭注云授猶引也取也

天下無敵矣其爲下不可勝數也蘇云句有脫字當
作其爲利天下不

可勝也此天下之利而王公大人不知而用則此可謂
不知利天下之巨務矣畢云巨舊作臣以意改
案顧校季氏本正作巨是故

子墨子曰今且天下之王公大人土君子王引之云
今且今夫也中情將欲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繁爲

攻伐此實天下之巨害也今欲爲仁義求爲上士尚
欲中聖王之道尚上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
字通

非攻之爲說而將不可不察者此也畢云舊脫下不
字以意增王云

不可不察者此也本作不可不察此者也此字指非
攻之說而言言欲爲仁義則不可不察此非攻之說
也今本此者二字倒轉則與上文今欲二字義不相
屬矣節葬篇故當若節喪之爲政而不可不察者此
也者此亦此者之設尚賢篇故尚賢之爲說而不可
不察此者也明鬼篇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以爲
將不可以不明察此者
也此者二字皆不誤

永嘉王具義校

續出校語